

(京)新登字188号

汉字的文化史

〔日〕藤枝晃 著

翟德芳 孙晓林 译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山东蓬莱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25 字数94千字 插图102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

ISBN7-5015-0336-2/H·29

定价:3.70元

序 言

日本藤枝晃教授是“敦煌学”专家，其大作《归义军始末》久已脍炙人口。所著《汉字的文化史》于1971年出版后不久，我就读到，认为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好书，曾向喜爱书法的同志推荐。现在，翟德芳、孙晓林两位同志把此书译为中文，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要我写序，自然十分乐于应命。

汉字是中国所创，却曾经长期为中国周围的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利用，中国的文化凭借它得以广泛传播。汉字主要渊源于象形图画，与纯粹表音符号如阿拉伯语或印欧语所用字母不同，因而汉字的书写能够形成成为一种艺术——书法。这种书法艺术又随着汉字形体结构之变化——甲骨文、金文、小篆、隶、楷、行、草等等之不同，而呈现出五色斑斓，多姿多彩的局面。中国日本以外，如阿拉伯国家，虽然自古以来也讲究书法，但由于文字是表音符号，书法只能起装饰图案的作用。固然图案也有很多意匠，复杂美观，但与汉字书法之蕴蓄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体现着书写人的思想感情，究竟很不相同。可惜，在20世纪今天的世界里，只有中国和日本两国注重并且欣赏书法这门古老而又长青的艺术了！汉字无疑是中日两个伟大民族世代友好下去的一根极其重要的纽带。

日本书法爱好者和中国一样，留意于书法发展的历史。而头一个用近代影印传真方式表现几千年来书法历史的，当推日本画家兼书法家中村不折氏(1866~1943)。中村初学南

画,后留学法国习西画,又致力于书法,颇富收藏。他撰著了《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用真迹照片制成图版,说明书法变迁。并于1936年以自己所藏中日两国的金石碑版以及历代手写卷子等在东京创建了书道博物馆。由于中村氏的著作是利用个人收藏的资料,选择去取未免受到限制,但在五六十年前的筚路蓝缕之功究不可没。到1983年,我国广州美术学院的欧广勇氏编撰出版了《中国历代书艺概览》,用意与中村氏书近似,而由于时代不同,欧氏书取材之广,选择之精,远非中村氏书所可比拟了。

藤枝先生此书,与上述两种著作又有所不同。因为它不是单纯的书法史,而是有关文字的文化史。此书的最大特点,是在叙述文字及书法的发展变化过程的同时,联系用以书写(或镌刻)文字的工具和材料。材料如甲骨、铜器、印章、石刻、竹木简、绢帛、纸张,讲到并图示用红外线放大帛书,以考察其纤维;李柏书放大百倍,以窥见纸中所含麻的纹理。在谈甲骨时,联系日本大正天皇即位时试用龟卜,也是有趣的掌故。我国论书自来有“北碑南帖”之说,今天看来很不科学。此书在讨论南北书风时,提出南方毛笔多用兔毫,北方多用鹿毫的假设,从书写工具推论,比旧说进了一步,颇有启发性。作者指出,吐蕃占领瓜沙时期,受藏文书写影响,敦煌汉文卷子也有用木笔或苇笔写的。此说对于辨别写本时期,也有意义。此书另一特点,是围绕着文字谈到古文书、书册形制、汉字周围的文字、以至印刷术等,涉及各个层面。虽然都是常识性叙述,却帮助读者了解与汉字密切关联的种种文化史现象,从而丰富和加深了对汉字的认识。此书原本270页,而图版多达102幅,而且其中80%是作者手自拍摄,确保了质量。更足说

明,原书自 1971 年到 1978 年八次印刷,备受读者欢迎,完全是理所当然了。

书中个别论点,由于我对书法缺乏研究,未能领会。如谓著名的散氏盘出于左手所书;图版 73 龙谷大学所藏写经出于木笔。一般而言,象今天的硬笔书法,往往笔划难分粗细,不显锋芒。而图版 73 放大的写经,笔划粗细迥然有别,锋芒毕露,是否能断为木笔呢? 这些都有待于书法家来研讨了。

周一良

1988 年 8 月

目 录

一、殷人的图画文字	1
从象形到文字	1
部族标志	2
动物的图像	3
人的图像	4
组合图像	5
原始的象形文字	6
二、与神祇的对话	8
甲骨的出土及其解读	8
龟甲之占	10
求神问卜与回答	12
神与人的关系	14
三、饕餮背后	15
饕餮纹样	15
商周青铜器	16
金石古文字学	17
殷代的金文	18
周代的金文	20
四、皇帝的文字	23
秦始皇的天下统一	23
文字改革	24

篆书	24
石刻	25
度量衡	27
篆书之后	28
五、政治文字	30
木简的发现	30
木简的现状	32
木简的形式	34
隶书	36
居延笔	37
木简的内容	39
木简的年代	40
木简的出土地点	41
长城的守卫	42
波磔的权威	44
刀笔吏	45
政治文字	46
六、印章	47
历史悠久的印章	47
古玺	48
汉印的形式	48
绶	50
印章的使用方法	51
印章的遗物	52
后代的印章	53
七、绢	55

绢也可用作书写材料	55
写有文字的绢的发现	55
楚帛书	56
楚帛书的专题讨论	58
帛书的展览	59
八、纸的出现	62
伟大的发明	62
楼兰文书	63
木简与纸的接点	65
李柏文书	66
李柏文书的解译	67
李柏文书的用纸	69
敦煌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语文书	70
九、卷子本的尊严	72
从木简到卷子本	72
现存的卷子本	73
卷子本的形式	75
卷子本的尊严	77
楷书	78
从隶书到楷书	79
北鹿南兔之说	81
楷书的极致	82
秘书省	84
十、古文书	86
古文书与古文书学	86
敦煌文书	88

吐鲁番文书	89
唐代的官府文书	91
十一、新的书籍形式	94
折本和贝叶	94
册子本	96
敦煌的“硬笔”书	97
十二、汉字的周围	101
中国的周边	101
突厥文字	101
回纥文字	102
吐蕃文字	103
日本假名	104
契丹文字	105
西夏文字	106
女真文字	107
十三、印刷的出现	108
书籍的革命	108
从印到印刷	108
百万塔陀罗尼	109
东大寺的神符	110
敦煌的印刷品	111
十四、期之永存的石刻	114
石刻	114
碑志上的文章	116
石碑文字	116
拓本	117

石经	118
十五、木版印刷	120
从石经到印刷	120
一切经的印刷	122
宋版	124
明朝体的实现	125
十六、活版印刷	127
毕升的活版法	127
王祜《农书》.....	129
木活字	131
现存最早的活字本	132
洋式的活版	133
后记	135
译者后记	138

图 目 录

图 1 “醜”文铭文(放大图)	139
图 2 器物把手内侧的铭文	140
图 3 动物图像(拓本)	141
图 4 人物图像(拓本)	142
图 5 组合图像(拓本)	143
图 6 组合图像(拓本)	144
图 7 铜器铭文	145
图 8 刻有卜辞的兽骨	146
图 9 图 8 的兽骨内侧	147
图 10 图 8 骨片的放大	148
图 11 卜旬一例	149
图 12 龟甲(上)及其内侧(下)	150
图 13 铜器(甗)的饕餮纹样	151
图 14 殷式铜器铭文	152
图 15 大史友甗铭文	153
图 16 匱侯鼎铭文	154
图 17 伯雍父敦铭文	155
图 18 雍父甗铭文	156
图 19 散氏盘铭文拓本(部分)	157
图 20 琅琊刻石	158
图 21 泰山刻石拓本	159
图 22 秦权和秦量	160

图 23	陶制秦量的残片	161
图 24	缀合后的木简(部分)	162
图 25	发现木简的额济纳地区的汉代古城	163
图 26	藏语木简	164
图 27	木简断片	165
图 28	木简的编缀	166
图 29	典籍,全体(左)和部分(右)	167
图 30	诏书和法令	168
图 31	居延笔	169
图 32	A 楼兰出土的木简	170
图 32	B楼兰出土的木简	171
图 33	士兵的生产记录	172
图 34	各种各样的木简	173
图 35	署名简和写明收件人姓名的木简	174
图 36	习字简	175
图 37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画像印印影	176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圆筒印印影	17
	古代印度的印章	177
图 38	古玺	178
图 39	汉代官印(扩大)、钮和印面(张掖尉丞)	179
图 40	印钮的形状:龟、骆驼、蛇	180
图 41	官印的印面:关内侯印、奋武将军章、雏凤徒丞印(王莽时代印)	181
图 42	加盖封印的木简	182
图 43	近代官印	183
图 44	敦煌发现的《素经》	184
图 45	楚帛书(部分)	185

图 46	楚帛书的红外线超扩大照相	186
图 47	楚帛书放大大照相部分图(之一)	187
图 48	楚帛书放大大照相部分图(之二)	188
图 49	斯文赫定收集的楼兰文书	189
图 50	李柏文书 A(上)和 B(下)	190
图 51	李柏文书(断片)	191
图 52	李柏文书的纸质	192
图 53	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信件之一	193
图 54	9 世纪的吐蕃文卷子本	194
图 55	敦煌发现的 4 世纪写本	195
图 56	令狐崇哲的写经	196
图 57	令狐崇哲写经放大图	197
图 58	东阳王元太荣捐赠的写经	198
图 59	南朝天监五年(506)的写经	199
图 60	隋代皇后的愿经	200
图 61	写于唐宫廷的《法华经》	201
图 62	敦煌文书(1)	202
图 63	敦煌文书(2)	203
图 64	吐鲁番文书残片(1)	204
图 65	吐鲁番文书残片(2)	205
图 66	吐鲁番的公文书残片	206
图 67	楮纸的透光放大图	207
图 68	贝叶形折本	208
图 69	贝叶形汉文写本	209
图 70	册子本、米兰出土的毛笔	210
图 71	图 62、63 文书的放大图	211

图 72	图解《观音经》册子	212
图 73	“硬笔”写经的放大图	213
图 74	突厥文阙特勤碑拓本	214
图 75	上:突厥碑文残片拓本;下:突厥文册子	215
图 76	回纥文书断片,写本(上)和版本(下)	216
图 77	早期吐蕃文写本	217
图 78	契丹文石刻(部分)	218
图 79	西夏文佛典(版本断片)	219
图 80	《华夷译语》	220
图 81	《百万塔陀罗尼》卷首 3 通	221
图 82	印沙佛	222
图 83	《佛名经》(摹本)	223
图 84	阿弥陀佛的护符	224
图 85	乾符四年(877)年历(部分)	225
图 86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册子折本,卷首(上)和卷尾(下)	226
图 87	韩仁碑拓本	227
图 88	汉代的石碑	228
图 89	北魏碑刻拓本	229
图 90	墓志铭拓本	230
图 91	汉熹平石经残片	231
图 92	魏三体石经残片拓本	232
图 93	北宋蜀版大藏经(《佛本行集经》卷首)	233
图 94	福州开元寺版大藏经之一卷	234
图 95	南宋版一例	235
图 96	元版一例	236
图 97	早期的明朝体的版本	237

图 98 活字盒	238
图 99 组版场景	239
图 100 三云仙啸刻《文馆词林》版本	240
图 101 西夏文《华严经》木活字版表面	241
图 102 西夏文《华严经》木活字版内面	242

一、殷人的图画文字

从象形到文字

“汉字是由象形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说法在中学、或者甚至在小學教育中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易于判断的例子告诉我们的，诸如“木”字即是摹写树木的形态、“日”字表示太阳的形状、“牛”字是牛的头和角的表现等等。然而，这种说明是极为不充分的。树枝水平生长的“木”并不成其为树木的图画，太阳也不是四角状的，即如牛字的说明，也是很不容易理解的。为了填补从图画到文字的距离，人们通常总是把隶书、篆书以至更古老的文字排列出来，次第表明时间越早字体越接近于图画的过程。只有这样，才会使学生们接受。但由于不可能将全部文字都作详尽的说明，所以即使是全部被接受了，一般的人还是不可能想象出大部分文字的原始写法。不过，象“一”、“二”、“三”或者“中”等抽象的文字，即使没有繁复的说明，也能够被听者接受，因为古代文字同现代文字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总之，文字的发展是相当抽象化的，即使是现在所知的最早的书体，同图画间的距离也是相当遥远的。看一下古体汉字一览表，许多人就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远古的文字的确是从图画开始的呀！”有这种想法的人，已开始接触到了

事物的本质了。换句话说,即使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
书体,也已经是发展到相当抽象化阶段的东西了。

在如前所述的完成进化的文字之中,还混杂有一群实际
上一直没有进化的文字。这些文字还带有浓厚的原始形态。
这种相当遥远的时代的痕迹,直到今天仍可以看到。

部 族 标 志

这里所刊载的拓片和照片,都是中国的殷代^①青铜器上
所铸的器铭(图 1~7)。在古铜器中,也还有更古老的器物,
其上每每可以发现这种既象是图画又象是文字的奇妙的铭
文。铭文的位置各异,或在器内底部,或在器物口部,或在把
手内侧。有些专家把这种铭文称为部(氏)族标志,即类似于
家族纹章之类的东西。青铜器最初是祭神时使用的重要器
物,但神灵不是任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祭祀的,能够祭祀这
些神即祖先神的人首先必须具有王的特权,或者与行使政治
权力有关。因而,除国王外,只有大臣或贵族等握有权力的人
才可以祭祀其祖先。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人,也只有在新获得
领地或立有战功等极特别的场合,才能制作祭祀用的铜器。
也正因为铜器如此重要,所以才在其上森然地铸出表示家
族权力的族徽。但实际上,如我们今天所见,殷代青铜器铭
文中有很多是可爱的动物、奇怪的人物以及不知为何物的
物体等,并

^① 殷代即商代后期,商代原都于亳、囂、相、奄等地,至公元前 14 世纪,盘
庚由奄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此后至商亡再未迁都,后人称盘庚迁殷后的商
代为殷代,年代大体为前 14~前 11 世纪。其遗址即为殷墟。——译者

不具有所谓的“森严”的意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需要好好地想一想了。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今天称之为“森严”的东西，殷代的人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抑或还有着别的什么情感。这些图像如看成是图画，依稀又有些类似于文字，同样，在被看成是文字的图像中，有些又过于象形了。有些铭文大体上可看做是文字，但却判定不出其读音，而有些象形的字符，也只能大致地判别出其表现的究竟是什么。

在观察这些图画文字时，从易于判别的那些图像入手，再深入发展，应是最可行的方法。

动物的图像

图3右上角的图像，无论是谁，不管怎样看，图像左侧都是一条鱼。其右侧的文字读作“父乙”。可以认为：鱼的图像是家族的族徽。这件铜器是为祭祀其家族的祖先、生于乙日的神而制做的器物。

图3左上角的器铭，主题仍是一条鱼，但这条鱼是由两只手捧着的，就是说，这条鱼并不是普通的鱼，而是供奉给神灵的神圣的鱼。可以认为，以其为族徽的家族，是掌管调派供神的供物之事的，有着如同皇帝的膳部官员那样的权力。如此想来，右侧的图像中，举起的手尽管尚未触及“鱼”身，但仍可认为这不是普通的鱼店招牌，而是与祭祀神灵时所使用的鱼有关。

图3右下角的图像是带有鸚鵡一样的大嘴的鸟。不知鸚鵡是不是被带到殷的都城来的，如果是，就应该是极珍贵的，而如果不是，那么就应该是出现在某一个神话中的鸟。